

[加拿大]洪光良／著

# 福禾甘露

——  
洪光良牧师讲道集

(上册)



# 福 禾 甘 露

——洪光良牧师讲道集

上 册

[加拿大]洪光良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禾甘露(上、下册)/(加)洪光良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6

ISBN 978-7-80123-884-9

I. 福… II. 洪… III. 基督教-文集 IV. B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2850 号

**福禾甘露(上、下册)**

洪光良 著

---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84024158(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秀秀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70.625 印张 91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500

**书 号:** ISBN 978-7-80123-884-9

**定 价:** 148.00 元((上、下册,内部发行))

---



本书作者洪光良牧师看望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丁光训主教



洪光良牧师、于新粒牧师和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宗教文化出版社社长陈红星博士在一起

福永堂惠存

福永甘露

榮神益人

甲申年七月丁光訓



# 福禾甘露



洪光良牧師講道集

甲申仲秋於廣州藝術博物院

李卓祺左書



按時將生命之糧分給  
信眾是牧者之職責也  
克良牧師勉之

主曆二〇零七年一月十日於金陵

李子創記

## 为《福禾甘露》的出版致贺

洪光良牧师的讲道集《福禾甘露》出版了。谨致最热烈的祝贺。

我和洪光良牧师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先后同学。我于1953年毕业，他于50年代后期入学，适逢反右扩大化，受到不公平待遇，经历坎坷。可是令我们极其佩服的是，他虽生活在境外，但对于过去的遭遇从未耿耿于怀，确实以基督徒“宽容”的心态处世，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信仰，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蒙神喜悦的。

洪光良牧师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荣誉教授。他笔耕不辍，把历来的讲章和读经心得都记录下来，现汇集成两大册出版，在牧师中也可称硕果累累。

洪牧师还是全加拿大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主席，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在海外华人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爱国爱教”在他身上不是口号，而是行动，而且能够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在国内的基督徒认真学习的。

曹圣洁

2007年6月21日

热烈祝贺本院荣誉教授洪光良牧  
师证道文集出版！

愿此书成为

颂赞见证

良牧心声

陈泽民 于金陵协和神学院

2007年6月

上帝的忠心仆人、金陵的荣誉教授、福音禾场的艰苦耕耘者，洪光良牧师的证道文集“福禾甘露”能于此时在国内出版，是上帝对洪牧师本人及中国教会的祝福，祝愿其更好地

见证基督真理  
广传和好福音  
弘扬中国文化  
发扬金陵精神

高 英

2007年6月20日于金陵

谨以此书永怀  
生我、养我、教导我  
敬畏上帝  
热爱祖国·心存慈爱  
勇敢做人  
的  
母亲大人  
李玉娇



## 序

洪光良牧师的讲道集在北京出版是神的祝福和恩典,洪牧师是一位饱经风霜、生活非常坎坷的牧师,正因如此他从神那里领受的会更多。一位真正的牧师必有旷野的经历,因为自古以来的先知先贤都是如此,耶稣基督更是如此。当被人们不理解或被人蔑视到极处的时候,就是神的恩典来临的时候。洪牧师 20 世纪 50 年代被不公平地错划为右派,但他并没有为此而怨天上的神,也未忧地上的祖国和人民,相反他更加倍地努力学习,在工作中主动地造就自己,争得为神合用的器皿。他在国外为了表示对祖国的热爱而受逼迫,他为了盼望自己的祖国统一而被民族的败类所攻击,但他不计较这些而只是向着神所命定的标杆直跑。他在海外敢于高举爱国爱教之大旗、敢于为国家民族之名誉弘扬“金陵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为耶稣基督作荣神益人的见证而勇往直前。他现在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福禾堂的主任牧师,也是卡城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协会的副主席,愿神坚守他手所作的工,愿这本讲道集能使读者得蒙造就和祝福。

于新粒

2007.6.15



## 前 言

上帝昔日吩咐先知哈巴谷：“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哈 2:2）。证明上帝重视并赐福教会的文字事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拉多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明耶稣的罪状乃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约 19:19-20）。这个罪状却成了外邦人为耶稣所作的第一个文字见证或官方文件。第一，他见证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第二，他见证耶稣是拿撒勒人以区别其他叫做耶稣的人；第三，他见证耶稣是被钉十字架死的。

《圣经》里还有不少地方反映上帝使用“文字”的情况，上帝用指头写字（出 24:4,12;31:18;申 9:10;但 5:4）就是例证。耶稣也曾用指头在地上划字（约 8:6）。而全部《圣经》，更是圣灵所默示的成文之道（提后 3:6）。足见圣父、圣子、圣灵乃是教会文字圣工的泉源，我们应该善于运用。

我少年时期随着家母在广东乡间过着乞讨生活，无缘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也没有系统的作文训练。贫乏的文化知识，完全得自乞讨生涯中慈母的口传面授。所以，虽然听过一些《圣经》故事和中国历史故事，但未曾见过书本，而母亲又仅能凭记忆，无论细节或次序，后来发觉都有不少错漏和出入之处，甚至还有杜撰的地方。只有某些《圣经》金句、《诗篇》第 23 篇、主祷文、十条诫等等，母亲才会不惮其烦地用竹枝或树枝在沙地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导我们。但母亲划出来的字并不规则，所以



我们兄弟两人的字都写得不好,如今,弟弟勉强成了画家,我却依照母亲的愿望,蒙主拣选成了传福音的人。为了告慰在天父怀里的母亲之灵,也为了感谢上帝在心思智慧上给我的恩赐和机会,很早就有把讲过和写过的零星片断文字结集出版的愿望,一来可以与更多人分享我的见证,二来更可以抒发和激起自己对上帝和对国家民族的神圣感情。

1989年,我应加拿大一间华人教会之聘由香港到海外牧会。从此,不单每主日要负责早晚两堂不同题目(新、旧约各一)的证道,还定期在当地电视台宗教节目上主持福音信息,期间也应邀到大学团契或各类校友团契带领查经或主持专题讲座。稍后,受到教内教外人士的鼓励,遂从历次讲章中节选部分,并在几份华文报纸上定期刊登。因此结交了不少华文爱好者,其作用已经越出教堂围墙之外。有些人剪存这些文字。今天这个集子中的文章,不少就是剪报者提供的,我为此不得不向大家表示感谢。

1999年春天,母校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呈请有关部门批准,授我“荣誉神学教授”职称,并聘请我为荣誉教授,从此往返逐渐频密,与各地神学院和地方教会的沟通也不断增加,历次互相学习的结果,又积累了不少材料。丁主教因此建议笔者整理后出单行本,取名“洪光良牧师讲道集”。后来,丁主教又考虑到该书的性质,教外人士应该也有兴趣,所以建议改名为“福禾甘露”。一方面告诉大家这是福禾堂在海外的一部分工作见证,一方面也希望书中的甘露能在中国的和谐环境中起到滋润人心的作用。

2005年1月底,我带齐“福禾甘露”的全部打印稿从加拿大经广州准备前往北京安排出版,谁知却在广州病倒。先后经广州军区总医院及广东省人民医院诊断结果,证实患的是急性肺炎,但通过抽骨髓化验后,得出的结论却是险恶的“骨髓性白血病”(Myelogenous Leukemia),也就是恶性血癌。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病情迅速恶化。幸得广东省宗教事务局领导、广东省基



督教两会、广州市基督教两会和广州市东山堂众同工及时伸出援手,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给予全面支持。特别是温兰子主任、梁明牧师、冯浩牧师、陈穗生牧师、潘琼真牧师诸位,他们的爱心不但令我没齿难忘,上帝也一定给他们报答。

家人火速由加拿大赶至广州,在东山堂弟兄姊妹的协助下,把我转送香港北区医院抢救,两日后,因见病情每况愈下,于是又转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观察。威尔斯亲王医院是前些日子香港抗击“非典”的大本营,在战胜“非典”的英雄人物中大医学院副院长沈祖尧医生的努力下,立刻为我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并拟订救治方案,成员除沈弟兄外,还有血液专家郑彦铭医生、心肺专家陈医生(一位女医生)及另一位澳洲血液专家。经过细心比照,证实广州医院专家们的判断正确,我患的确是骨髓性血癌,治好的几率在2%至3%左右。

2月22日,通过医院的协助,送我回加拿大。临登机前,给我输了好几包血浆和血小板,保证我18个小时内不会死在飞机上。同日黄昏返抵卡城,儿子接机后急送往汤培克癌症中心(Tom Baker Cancer Centre)。未料到医生们竟然劝我不要浪费时间,应该赶紧回家办理未了的事,因为他们断定我的生命最多只有短则两三天,长则一至两个月而已,即使藉化疗而勉强不死,也必终生成为“植物人”。但我藉主所赐的信心和勇气,依法据理和他们抗辩,直到他们答应肯为我试行治疗为止。

医生先是考虑到我的年龄已经65岁,一定承受不了强烈的化疗折磨,更兼我一向有“地中海型贫血症”的病史,当下又患着肺炎。单是“急性血癌”一项,他们也罕有完全治愈的病例。所以劝我别浪费社会资源反而增加自身痛苦。但我坚持即使年纪老大,自信体力仍不输青年人,而病例是从实践中累积而来的,说不定我将成为他们的成功例子,更重要的是我有上帝帮助,既不怕死,也珍惜生命。如果死了,无人会埋怨他们,如果上帝把我救活了,却成了他们的功劳,何乐而不为呢?感谢主,终于说服了他们。



医生的判断和预见除了“死亡”一项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经过四个疗程的“化疗”，前后四次抽取骨髓，差不多隔天就必须大剂量输血和血小板，打肚皮针增生白血球等等。随之而来的就是强烈的反应，如全身抽筋、呕吐、连续发高烧、发冷、皮肤血疹、脱发、耳聋、鼻孔出血、牙齿松脱、喉咙肿痛、肾脏衰竭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感谢上帝，各种反应对我而言都是“点到即止”和承受得了的。痛心的倒是天天有患同类症状的年轻人离世，因而引发“物伤其类”的悲怆。因此，我为自己向上帝感恩之外，也不断为其他病友代求上帝施恩。如果上帝愿意，宁可死的是我，留下的应该是这些如日中天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活着比我重要，也比我更有价值。

在我卧病期间，妻子黄惠贤其实比我更辛苦，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陪伴和照顾我，为我烹调合我胃口的潮州饭菜，及密切注意化疗反应，还要回复海内外许许多多关心者的来电及回信。因为凡听闻我患病的各方亲友，都急切想了解我的情况，特别是广东省普宁县教会的方书博长老和广大信徒、广州和北京多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南京教会的主内肢体、香港、美国各地的教友与朋友等等，他们都为我付出不少代祷的功夫。而本堂义务牧师邝约翰、两位长老、众执事及全体弟兄姊妹则如常维持堂务及各项圣工，并为我设立治病基金，让我家的经济得以舒缓。加上北京市南苑堂的众同工在张燕芹牧师带领下更多次为我举行禁食祷告。大家的爱心关顾，终于摇动天父的恩手，我也奇迹地从死亡的深坑中被救拔出来。

2005年7月，上帝帮助我通过最后一次化疗之后，医生宣布我可以出院回家，以后改为由每星期、两星期逐渐拖长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次回医院抽血复诊。感谢主的怜悯，每次复诊都令医生受到鼓舞。我的主诊医生凌·莎娃(DR. M. Lynn Savoie)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在天上有人好办事。”哈里路亚，荣耀归主。

出院后，发觉“福禾甘露”初校稿已在辗转途中部分散失，